

阳光文丛·胡业昌 主编

T I A N Z E



天择

刘晓霞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阳光文丛·胡业昌 主编

T I A N Z E



天择

刘晓霞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择 / 刘晓霞 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7. 8

(阳光文丛 / 胡业昌主编)

ISBN 978-7-80240-049-8

I. 天...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2735 号

书 名 天择

编(著)者 刘晓霞

责任编辑 潘爱平 俞 杰

装帧设计 叶 枫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文阁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5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0 元 (全 12 册)

内容简介

一九九七年，国企改革的阵痛很快在金融领域有了敏感的反应，国有银行面临大面积亏损，主人公孔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派到隆昌银行下辖的一个县级市支行去出任行长。

孔婕上任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一家企业三年前请银行代理发行了一批融资券，到期后却不肯如约向客户兑付，愤怒的客户堵住营业厅大门，银行无法营业。

在年终收息的过程中，孔婕同时面临着员工神秘失踪和政府、企业等多方面的压力，为保证国有银行的资产不流失，她被迫与市长陈栋发生冲突。

江舟市成立了地方银行，孔婕的弟弟孔小亮被任命为行长，他年轻睿智，理念新潮，在江舟金融界打响了竞争的第一枪，从此，江舟金融界烽烟四起，怪事迭出。

孔婕对隆昌银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后的隆昌银行如初生婴儿充满生机。与此同时，孔小亮经营的舟润银行也在以腾飞的速度发展着，但他在竞争中所使用的不规范手段使舟润的经营渐出漏洞，生活的

不检点又使他遭到了小人的暗算，大规模的滥放贷款使舟润陷入了极大的危机之中。

随着市长陈栋等人的观念转变，江舟的投资大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隆昌银行的经营运作机制不断走向成熟，竞争能力大增，最终奠定了在江舟银行业的龙头地位。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1)
第三章	(36)
第四章	(57)
第五章	(71)
第六章	(86)
第七章.....	(102)
第八章.....	(110)
第九章.....	(124)
第十章.....	(130)
第十一章.....	(143)
第十二章.....	(155)
第十三章.....	(163)
第十四章.....	(178)
第十五章.....	(188)
尾声.....	(193)

第一章

1

孔婕是一九九七年冬天到江舟市隆昌银行任支行行长的。

到任第二天，空中飘着小雪花，纷纷扬扬的，使江舟这个县级小城平添了几分浪漫。可就在这样可爱的天气里，孔婕却碰到了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

大约上午九点，孔婕在行长室听到楼下营业部有吵闹声，透过走廊上的玻璃窗朝下一看，营业厅门前聚集着一群人，黑压压的。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关了办公室的门，走下去看个究竟。

到了楼下，眼前的情景使她愣住了：一群人正拥在营业厅门前吵吵嚷嚷，几位彪形大汉正欲上前封营业厅的大门。

孔婕打听了一下：原来，由隆昌支行代理企业发行的一批的融资券已过期快半年了，到现在还无法向客户兑现。

愤怒的群众潮水般涌在营业厅门前，员工已无法营业。孔婕的目光在人群中寻找着熟人。终于，她在人群的另一边看到了办公室主任吴明和保卫科长高林，但隔着人群，无法与他们联系。

只见他们俩带着几个穿警服的保安人员拼命维持秩序。高林举着一张待兑的融资券对着电喇叭大声说道：“大家别吵。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这批融资券是肉联厂融资的，我们隆昌银行只是代理发行……”

“可因为你们隆昌银行担保，我们才敢买。”有人反驳道。

“大家注意看本券反面的说明！”高林举着融资券高声念道：“第二条，本融资券委托金融机构代理发行，到期后，由企业负责一次性还本付息，从兑付之日起三个月内委托原代理发行点代理兑付，三个月后，由本单位直接兑付，批准及代理履行机构不承担经济责任。大家看清楚了吗？我们隆昌没有担保，对不对？现在三个月早已经过了，应该找融资单位也就是找肉联厂去要才对……”

“怎么能这样踢皮球？”人们一听这话更着急了：“隆昌可是国家大银行呀，我们来买这融资券还不是冲着银行的信用。现在倒好，叫我们去找企业，我们又能认识谁？真是岂有此理！”于是有人吼道：“我们不管其它，我们在隆昌买的就找隆昌说话。”

“对，我们买的哪儿的，就找哪儿要。”

这时，孔婕看到有扛着摄像机的人朝这边冲了过来，心想：“不好！记者来了，这事儿要是来个‘曝光’会更麻烦！”

不能再沉默了。她穿过人群来到高林身边，拿过电喇叭走到营业厅的台阶上，高声说道：“各位父老乡亲，大家不要吵，有话慢慢说，隆昌银行是讲信用的，虽然隆昌仅仅是代发行，也没作任何保证，但大家在隆昌买的融资券，隆昌不会不管这事的。”

人群开始安静下来，谁也不认识这位女士，但她的风度、特有的气质以及话语的真诚，都给人以极大的信赖感，像一副镇定剂一样，制止了刚才沸沸扬扬的争吵。

静了片刻，有人说话了：“既然不会不管这事，快把我们的钱兑出来，我们单位效益不好，赚几个钱不容易！”

“是呀！”有人附和道：“我是做小生意的，哪张票子不是起早贪黑挣来的，要不是冲着隆昌银行卖的，我哪敢买什么融资券？”

正说着，人群里挤出一位老太太，被风吹乱了的银发上飘着几片雪花。她拄着拐杖木然地期待着，希望隆昌给个说法。

人群又开始乱了。孔婕走近老太太，问她有多少融资券。

“三百块，”老太太的声音带着哭腔：“我儿子厂里股份制改革，正等着凑钱投资呢！”

才三百元！孔婕望着老太太，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对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三百元也算一笔资产哪。

“别着急，老太太，您的钱我们保证兑，”孔婕掏出钱包说：“这样吧，我先买下您的融资券，连利息一起算给您，好吗？这么大的年纪，别再在外面跑了。”

老太太拿着钱，半天说不出话来。孔婕转身对大家说：“我是隆昌银行新来的行长，请大家相信，一定在三天内给出答复。现在，大家排好队，到办公室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资金一来，我就通知大家。”

孔婕神话般的出现，使吴明和高林心里顿时觉得踏实了许多，连忙按行长的吩咐，把人群引向办公室。

客户登记后渐渐散去，那几位记者还想跟着孔婕穷追不舍，被吴明挡住，他对其中一个记者轻轻说了句什么，然后又拍拍他的肩膀，那个记者便一挥手，招呼其他几个记者一起走了。

孔婕回到办公室，一看墙上的钟：十一点。她坐到办公桌前，撕了块纸巾擦了擦额上的冷汗。

三天！孔婕只给了自己这么一点时间。刚才那么全神贯注地管着这件事，就这么承诺客户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怕，她要处理的事情是三年累积下来的隐患。这事情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又如何去处理？她决定先找副行长赵大光了解。

2

当客户来势凶猛地涌向营业厅时，副行长赵大光刚好从家里过来上班。当时他来不及多想，马上安排了吴明和高林去维持秩序，自己则到

政府求援。此刻，他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我们银行能不能先垫付资金，应付一下？”孔婕跟他商量。

“这办法不是没想过，”赵大光摇摇头：“报了上级行，没批准。”

“理由？”

“这事说来话就长了。这批融资券是三年前我们隆昌银行代肉联厂发行的，当时肉联厂正是生猪收购旺季，资金十分紧缺，政府为了不给卖猪的农民打白条，就要求银行帮肉联厂代发融资券，向社会筹集资金。”

孔婕专注地听着，赵大光接着回忆道：“第二年，融资券该连本带息兑钱给客户了，肉联厂又逢旺季，兑付不了这么多资金，我们银行就又代他们发行了一批新的融资券，发新还旧，滚动发行。”

“哦？那现在我们何不继续用这个办法？”孔婕问道。

“不行啊！”赵大光喝了口水，解释道：“去年我们开始发现肉联厂越来越不景气，有亏损迹象。为防风险，我们就催促厂方拿出还款计划并向上级行做了详细的回报，上级行指示：这批融资券已形成风险，不能再滚动发行了，更不允许垫付资金！”

赵大光不停地舔着干裂的嘴唇，艰难地把话说完，孔婕紧锁着双眉用心地听着，并不说话。一时，屋里变得有点儿寂静。赵大光看着沉思的孔婕，心情比较复杂：一方面，他觉得这事闹腾这么长时间都没法解决，孔行长又不是孙悟空，她能有什么好办法处理？因此上午客户聚众闹事时，他干脆没向孔婕汇报。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反正这事是没有指望解决的，既然孔行长来过问，那就让她搅进来吧，我倒要看看她有多大的能耐！

孔婕沉吟了一下问道：“这种代理发行当时有没有合同？”

“合同？”赵大光摇摇头：“当时政府要求我们办，银行哪敢说个‘不’字？再说，那时也没有什么风险意识，压根儿就没想起来订合同。”

“肉联厂准备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孔婕又问。

赵大光苦笑了一下：“肉联厂早就换了负责人，政府任命的新负责人叫胡冲，他本来就不想接这个烂摊儿，催他兑付时，他振振有词，说当初是政府让你们隆昌银行代发的，你们自己也愿意代发，谁也没有强迫谁。再说，这事又不是在我手上发生的，凭什么要我来擦这屁股？”

孔婕沉默。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谁的责任？又由谁来负责？想当初，政府是为了不向农民打白条，银行是为了执行政府的指令。肉联厂呢？按厂长的意思，肉联厂并没有为什么，是银行自己送上门的。事情的发展就是这样滑稽而无理。

“你上午去政府，他们准备怎么处理？”孔婕又问赵大光。

“分管市长不在家，没找着人。”赵大光摇摇头：“真不巧，这几天每次打电话秘书都说不在。奇怪，明明上午他还召集商贸会议……”

“也许人家压根儿就避着不见！”孔婕敏感地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事情就变得复杂多了。

“找陈市长！”孔婕无奈之下作出了这个决定：“赵行长，我们下午就去！”

“下午……找陈市长？要不先打个电话约一下？”赵大光有些犹豫。军人出身的赵大光办事从不越级请示，除非天塌下来。

“电话就不打了，先过去再说！”孔婕果断地说。

“好吧！”此时的赵大光为了融资券的事情已精疲力竭，孔婕想怎么处理这件事，他决不提反对意见，事到如今，能想的办法都想了，不找陈市长又能怎样呢。

令孔、赵二人失望的是：秘书告知，陈市长正在省里开会，明天才能回来。

孔婕的心开始凉了下来：“怎么着，连陈市长也不想见我们？江舟就是这样的政府信用吗？”

“不，不会是这样！”她的潜意识里那一丝希望顽强地燃烧着，不行，一定要找到陈市长！

为了弄清陈市长的去向，她不再去找那些总爱挡驾的秘书，而是掏出手机，拨动了弟弟孔小亮的电话。

孔小亮是江舟财贸办公室头牌秘书，三十刚出头，正在考察提财办副主任呢。在政府大院，他有个外号叫“孔灵光”，脑子转得特别快，别看他还不是什么官，可别人办不到的事他能办到，孔婕相信，小亮一定知道陈市长的去向。

孔小亮听到姐姐的声音，没心没肺地笑道：“我亲爱的姐呀，你终于出现啦，到了江舟也不回家，老爸可盼穿了眼啦，弟弟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呢！”

“你小子少贫嘴！”孔婕听到弟弟的调侃，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她回敬道：“你不也十天半月不回家吗？老爸那里我早想回去看看了，只是遇了点麻烦，姐找你帮个忙。”

“你的事还不就是我的事，姐你说什么事吧，小亮万死不辞。”

“又贫，也没有那么严重，你能帮我打听一下陈市长在哪里吗？”

“姐你遇多大的麻烦啦，要找陈市长？他老人家在省里开会。”

小亮的信息跟秘书说的一致，看来并不是回避我们，孔婕的希望又燃得大了一点。

“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孔婕追问。

“快了吧？明天上午。”孔小亮说：“姐，到底是怎么啦？一来就找江舟一把手，是不是为了肉联厂融资券的事？”孔小亮真是“孔灵光”，信息真够准的。

“以后再告诉你，谢谢！”孔婕不想多说，挂了电话。

没找到市长，只好先回到办公室。赵大光被几天来发生的事情弄得

不知所措，他坐下来，翻翻抽屉，又关上，倒了一杯开水，却一口也没有喝，最后，他干脆烦躁地走出办公室。出了门，才想到：去哪儿？踌躇了一会儿，他决定去一趟厕所。

他一边走着，心里莫名其妙地冒出这样一个念头：孔行长怎么会答应三天后给答复？这可是三年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啊！本来还以为她心中有数，看来她也是个没头的苍蝇，孔婕呀孔婕，你好大的胆子哟，到时候承诺不能兑现，我看你怎么收场？想到这儿，他又信步折回行长室，看看孔婕此时在干什么。

走到行长室门口，里面传来了孔婕与一个人的对话，一听，就知道是年轻的信贷科长杨帆，他们边说话边翻着一本笔记，那是杨帆的工作日记。见赵大光走进来，孔婕说道：“赵行长，你来得正好，我们摸了一下底，可以从这儿着手。”她指着一份资料说，“你看，肉联厂除了这笔融资券，在我行还有大量贷款未还。前两年为逃避隆昌的欠息，又暗自在城市信用社开了一个户头，回笼的贷款全到了那里，而在隆昌银行只剩下一空户，这几年来，肉联厂虽然不景气，但也多多少少有一些回笼款，只是我们一分钱利息也收不到，目前，肉联厂虽然在信用社账上的资金不多，但尚有罐头厂欠其贷款三十万，而飞龙公司又欠罐头厂五十万的款子，目前，飞龙是一家如日中天的中外合资企业，此外，还有华洋集团、美达公司等效益不错的企业与肉联厂有着三角式的债务关系……”赵大光见孔婕兴致勃勃地说着，也跟着不住地点头，但他心中却在想：这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4

雪，不声不响地下着，到晚上，江舟城已经银装素裹了。

远远地传来了钟楼的报时，仍在办公室里忙碌的孔婕一听，已是晚上九点。她放下手中的资料，走出去一看，除了值班的经警，整座办公

大楼已没有一个员工，轮廓模糊的银行建筑，静静地站在雪地里，仿佛一个熟睡的孩子。

三天承诺期在忙忙碌碌中已少了一天。孔婕有些疲惫，她想起答应父亲今天回去看他的。于是，收拾了一下，离开办公室。

雪已经积得很厚，路上被行人踩过的地方变得又坚又滑，孔婕远远地看到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滑倒了。有几个原本骑车的人也不敢再骑，而是下来推着走。

行里给孔婕配了一辆奥迪，但孔婕从不为私事用车，眼下这情形，孔婕不敢逞强骑车，于是决定步行。

一路走着，孔婕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城市：这里曾是她多么熟悉的地方！如今，吊桥、城墙、护城河、石头巷已几乎消失遗尽，但孔婕仍能从它的玲珑中感觉到古城风韵。也许是快要过年的缘故吧，江舟的雪夜仍然忙碌。霓虹灯在飞舞的雪花中欢快地闪着，小商小贩在支撑的大伞或帐篷下热情地兜售着他们的货物。

“多美的小城！”孔婕在心里叹道。十几年了，自己从这里走出去，读大学，然后分配到A市（江舟所属地区级城市）的隆昌银行工作。许多的日子就那么忙忙碌碌地过去了，只有节假日，才偶尔回来看看父亲，匆匆之间，从来没有认真地看过这个变化着的城市。现在好了，她可以认认真真地把它看个够。

是A市隆昌银行的领导给了她回江舟工作的机会。那天下午，孔婕刚到办公室，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你好！请问是个人业务处孔处长吧？叶行长请你到行长室去一下。”孔婕听出是人事处的小王。

“我知道了，谢谢！”

推开行长室的门，孔婕看到人事处长也在，于是对行长找她的用意就明白了几分。果然，叶行长开门见山地切入了这次谈话的主题：

“哦，孔处长来了。请坐！是这样的，江舟支行行长招聘期已满，

到现在没有人来应聘。江舟那地方你是知道的，必须一位有能力的人才
能把它管理好。”

孔婕现在已经知道行长要说什么了，但她没有开口，静等着下文。

“江舟是你的故乡。”叶行长果然又说了：“行长室昨天专题对江舟隆昌银行的行长人选进行了讨论，觉得你最合适。”

孔婕怔了一下，她的猜想果然得到了验证。不错，她是江舟人，但到江舟做行长，她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江舟隆昌支行是A市隆昌银行的下辖行，也是无人愿意接手的大亏损行，孔婕明白，如果不能扭转局面，它的命运就是被“撤并”。

“接不接这一摊儿？”孔婕有些矛盾。她问叶行长：“行长室已经决定了由我去吗？”

“从近年的工作表现和工作业绩来看，我们认为你完全有这个能力，加上考虑到你是江舟人，我们都觉得这副担子非你莫属。但你没有主动参加应聘，我们还要征求你个人的意见。”

“请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可以。不过，你必须尽快给出答复，江舟支行实在不能久等，明天，明天给我答复，有问题吗？”

“好吧！”孔婕笑了一下：“叶行长，您这是在给我压力。”

虽然没有明确答复叶行长，但孔婕在潜意识里却已决定去江舟了。在外人看来，孔婕也算是一个比较幸福的女人，美貌、才华、体面的丈夫、聪明的女儿……可别人不知道，她的内心深处有一块伤，它不时地隐隐作痛。于是，她选择了去江舟，也许这就是上帝安排给她的一次逃避。

当天晚上下班后，孔婕心情复杂地回到家。快到小区时，她下了车，对着自家的窗户凝望许久。窗户里透着柔柔的灯光，她知道，灯下还有一位等她回家的人，在过去的许多日子里，无论她多晚回家，丈夫总是开着灯，好让疲惫的孔婕一眼就能找到自己的家。这灯光使她温

暖，也使她心酸。她不知道怎样将自己去江舟的决定告诉丈夫李浩，她这一走，他连等她夜归的机会都没有了。

果然，丈夫李浩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惊讶：“为什么？难道到现在你还不相信我？”

孔婕望着满脸焦急与委屈的李浩，一时不知道说点什么。沉默了一会儿，她轻轻地摇摇头说道：“不是，我只是服从组织安排。”

.....

5

孔婕一路走着、看着、想着，不知不觉地竟到孔家小院了。

孔伟天的住处是一所带小院儿的平房。这座建筑有多少年了？没人能说得很具体，看那建筑风格就知道这是个有钱人家建的。那久经风雨却毫不剥蚀的青砖青瓦、红木地板以及主屋和厢房的布局，充分地显示了主人的实力。听说房主人原是江舟的一个财主，有人说这家人解放前去台湾了，也有人说移居新加坡了……总之，后来一直没回来。这座房子及周围的一些建筑被政府充公，再后来被江舟人民银行买下做了职工居所，当时还是发行科科长孔伟天就住到了这里。

当一幢幢居民楼纷纷在江舟矗起的时候，许多人从这个老建筑群里搬了出去，而孔伟天却仍然住在这里。这所院子见证了孔伟天两次升职，成为江舟人民银行行长，也是在这座院子里，他和夫人带大了一双儿女。后来，夫人因病离他而去，孔婕和小亮怕他孤独，给他找了个叫小梅的小保姆照顾他。

想到马上就要见到父亲了，孔婕有些兴奋。那两扇挂着铜环的门虽然关着，但从门缝里透出的灯光中孔婕知道父亲还在等着她。

“叮、咚”她按响门铃，同时快乐地喊道：“爸——爸爸——”

“是小婕吗？”她听到父亲慈祥的声音里透着同样的兴奋。

孔伟天打开门，把女儿迎了进去。

“小梅呢？”孔婕一边问着话，一边习惯性地把手放到右厢房前的走廊上。

“快过年了，我让她回去看看父母。”孔伟天答道，一边为女儿泡了杯热茶。

“爸！”孔婕走进屋内，把带给父亲的礼物放到茶几上。看到原本就很清瘦的父亲似乎比先前更瘦了些，于是心疼地上前拥抱了一下老人：“爸，对不起，实在是太忙了，我原打算一到江舟就来看您……”

“别说啦孩子！”孔伟天说道：“爸爸是过来之人，知道你在隆昌这个家当得不容易，融资券的事情江舟新闻都播出了，在电视上你向市民承诺三天解决问题，爸替你捏一把汗哪！”

“爸！让您操心了。”孔婕有些歉意：“当时客户包围着，不答应他们是不会离开的。现在媒体已经把事情捅出去了，我的压力真大！”

“哎——”孔伟天长叹了一口气：“这事儿你打算怎样解决？三天！现在已经剩下两天啦！”

“爸，您是江舟德高望重的金融前辈，我想先听听您的看法。”

“哈，你这个鬼丫头，遇到麻烦了知道回来找老爸了吧？”孔伟天笑着说着。

“爸，看您说的，我就那么没良心吗？没麻烦就不兴回来看看您？”孔婕有点不好意思：“怎么着您都得给我一些指点吧？”

“哎……”孔伟天长长叹了口气：“江舟隆昌银行目前是个烂摊儿，你可要做好思想准备，融资券的事情只是个开头。今后棘手的事情多着哪！”

孔婕安静地坐着，目不转睛地盯着父亲，听他谈江舟的经济金融形势。

“你了解江舟的经济改革情况吗？”父亲沉沉地说道：“这个时期，政府正轰轰烈烈地搞体制改革，原来的国营企业有的变成了股份制，厂